濯纓亭筆記

濯纓亭筆記序

故紹興郡學訓導戴先生著書一編曰濯纓亭筆記余為緒正譌闕除其復重離為十卷犖學士子淊取而刻之戴先生名冠字章甫吳之長洲人也少穎敏篤學始游鄉校已刻意為古詩文博覽無所不通而伉爽負氣高自許與不能詘折狥物八舉不中以貢上禮部入試　內廷奏名第一

然例止得學官王三原自巡撫江南時則愛重先生及是方掌銓先生貽之書條剌十事皆經國大務語不及私三原為斂容降歎李長沙為學士亦奇其文皆不及薦也在紹興久之與貴人語不相下棄官歸年七十一終于家瀕終猶歌吟不輟既而歎曰天夢〻乎世摵〻乎仳倠趡楹[illegible]奢斥乎矯虔驕駕隨夷蹈乎已乎已乎豪傑

者廢死乎聞者悲之先生早有志用世自兵農水利之說靡不論究既連蹇弗試益洩其感憤於文辭廉峭精確多所風切平生未嘗一日廢書不觀湧奇文輿義為柢掌自喜輙命筆識之是編所存僅什二三盖非其至者然其扶樹教道繩枉黜邪之指㸃畧可睹矣君子曰夫士苟有以信於千載雖長隕溝壑不為辱也太史遷有言

俶儻非常之人意有所鬱結則退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若戴先生幾是耶余少則知慕先生感風流之日遐懼遺文之泯墜爰叙列大校令後来者得考覽焉先生嘗作禮記集說辨疑未竟今掇其存者若干章附之編末他所纂述若詩文集尚數十卷藏其家

嘉靖丁未秋七月望前進士邑人陸粲序

濯纓亭筆記卷一

長洲戴　冠　章甫

太祖高皇帝於中都　皇陵四門懸金字牌各一其文曰民間先世嘗有墳墓在此地者許令以時祭掃守門官軍阻當者以違制論嗚呼此聖人一視同仁以四海爲家之心也今世少有富貴權力者每得墓地有舊冢在必思去之以爲福蔭子孫之計至有發掘尸柩而焚毀之者其視　聖祖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

元主忽必烈用西僧嗣古妙高及楊璉真加之言盡發宋諸陵之在紹興者及大臣塚墓凡一百一所竊其寶玉無算截理宗頂骨爲飲器胡主呑滅中國之初即行此盜賊不仁之事我
太祖即位之元年戊申正月戊午即御劄丞相
宣國公李善長遣工部主事谷秉毅移北平大都督府及守臣吳勉索飲器於西僧汝納監藏深惠詔付應天府守臣夏思忠以四月癸酉瘞諸南門高座寺之西北明年己酉六月庚辰

上覽浙江行省進宋諸陵圖遂命藏諸舊穴時開國之初庶務方殷而首求先代帝王之遺骸若救焚拯溺之不暇往返數千里首尾不踰三月即得舊物歸瘞中土又僅踰年而即返諸故穴其敏於舉義如此英明剛果之志慈祥惻隱之心雖堯舜湯武不是過矣於乎休哉

洪武三年六月詔天下曰自有元失馭群雄鼎沸土宇分裂聲教不同朕奮起布衣訓將練兵平定華夷大統以正永惟爲治之道必本於禮

考諸祀典如嶽鎮海瀆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
號歷代有加在朕思之則有不然夫高山廣水
自天地開闢以至於今英靈萃而爲神必皆受
命於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瀆
禮不經莫此爲甚至如忠臣烈士雖可加以封
號亦惟當時爲宜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
可以僭差今命依古定制凡嶽鎮海瀆並去其
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郡縣城
隍神號一體改正歷代忠臣烈士亦依當時初

封以爲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與革去其孔子明先王之要道爲天下師非有功於一方一時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舊庶幾神人之際名正言順用稱朕以禮祀神之意所定各神號開列于後

一五嶽稱東嶽泰山之神南嶽衡山之神中嶽嵩山之神西嶽華山之神北嶽恒山之神

一五鎮稱東鎮沂山之神南鎮會稽山之神

中鎮霍山之神西鎮吳山之神北鎮醫無
閭山之神

一四海稱東海之神南海之神西海之神北
海之神

一四瀆稱東瀆大淮之神南瀆大江之神西
瀆大河之神北瀆大濟之神

一各處府州縣城隍稱某府某州某縣城隍
之神

於戲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其理既同其分

當正故茲詔示咸使聞知　臣冠伏覩　聖詔竊惟　皇祖此舉一洗前代瀆禮不經之失眞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者謹拜手稽首錄之如右

誠意伯劉基初見　太祖　太祖曰能詩乎基曰詩儒者末事何謂不能時　帝方食指所用班竹箸使賦之基應曰一對湘江玉並看湘妃曾灑淚痕斑　帝顰蹙曰秀才氣味基曰未也復云漢家四百年天下盡在張良一借間　帝

大悅以爲相見晚

洪武中紹興日鑄嶺有宋侍郎者嘗侍　上燕語　上曰汝有子讀書乎誰爲之師者宋曰臣妻弟某來謁臣留於家以教臣子　上曰可令見朕明日宋與其人俱入見　上謂曰汝作字師誰對曰學智永　上曰何故學和尚字汝能詩乎宜爲朕賦一詩某請題　上曰任汝意爲之某應聲曰臣本山中一布衣偶依親舊住京畿丹心冉冉如雲氣常繞黃金闕下飛　上曰

汝欲依朕耶即日拜刑部主事　國初用人如此

劉政字仲理吳縣人洪武己卯南畿鄉試方孝孺爲考官以論語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君子人與君子人也爲題策問文武並用孝孺得政卷賞許甚至遂爲解首政爲人慷慨尚氣節嘗以豪傑自許忽得隱疾值　太宗渡江憤憤不食力疾起行以足頓地竟嘔血死可謂不負方公之知矣

王景字景章處州松陽人草　太宗即位詔或云無錫王達善所草未知孰是

宋末沈敬之逃占城乞兵興復占城以國小辭敬之效秦庭之哭而不得歸占城賓之而不臣敬之竟憂憤發病卒其王作詩挽之曰慟哭江南老鉅卿春風揾淚爲傷情無端天下編年月致使人間有死生萬疊白雲遮故國一抔黄土蓋香名英䰟好逐東流去莫向邊隅怨不平我

太宗初承大統詔諭海外諸國朝鮮王芳遠

作詩以獻曰紫鳳銜書下九霄遐陬喜氣動民謠久潛龍虎聲相應未戮鯨鯢氣尚驕萬里江山歸正統百年人物見清朝天教老眼觀新化白髮那堪不肯饒夫占城以島夷知重節義如此朝鮮乃箕子之國然世遠教衰三仁之風泯矣悲夫

永樂閒蘇人有沈景暘者精於卜用錢三枚擲以成卦言無不驗 太宗聞其名遣內豎乘傳來召之景暘就道豫卜一卦語使者曰若 上

得此卦則無不利矣既至入見趨急俯伏喘不
能言　上令少休乃引問曰汝術何所本對曰
周易　上曰亦不過周易乃取錢向天默祝令
內豎授景暘上之正得向卦因具述前語以對
曰此卦最利行師戰無不克　上大說令出就
舍需其驗而官之已而師果克捷他日又召景
暘卜卦成景暘俛首不語良久　上曰何如景
暘對曰不可用　上不說趣令引出詔有司具
驛舟送歸止給楮幣衣帽而已景暘語人云

上初筮者殆匈奴之大部落後筮者其小種耳上意大者既克於小者何有然卦實有凶咎不敢言　上竟親征出塞至榆木川而　宮車晏駕矣予友華思淳者無錫人弘治戊午歲卒時年九十自言少時嘗從景暘卜戒思淳詰旦蚤來思淳如期往道逢故人同於鍼肆少憩既至其家景暘擲錢成卦問曰汝晨餐未思淳詭對曰巳飯曰若此則卦不靈須明早更卜思淳謝曰實未食又曰汝安得入鐵肆中坐曰無之曰

若此則卦不靈須明早更卜思淳乃復以實告景暘曰若然則汝還家三日汝室必生一男子汝僕懐錢三百將以遺吾吾不受俟生子後來謝未晚也越三日果得男他奇驗多類此景暘死無子其術不傳

己巳之變 英廟北狩郕王居攝尋即真先是京師旱童謠曰雨弟雨弟城隍土地雨若再來謝了土地明年北虜奉還 上皇後七年而復辟人謂雨弟者與弟也城隍土地者言郕王有

土也兩若再來謝了土地者　土皇還而土地

復歸也

景泰間欲易太子不愛官爵以悅臣下一時名器太濫時人爲之語曰滿朝皆太保一部兩尚書侍郎都御史多似境山猪前史所記更始時竈下養中郎將爛羊頭關内侯唐武后時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之謡與此相類

天順八年　憲宗初即位時南京刑科給事中王淵等上言五事其疏傳布四方冠得而録之

謹識其略如左　一曰覽史書史書之有益於天下國家尚矣求其明白切要可爲萬世之法者莫如通鑑綱目一書近年以來經筵惟以五經四書進講而不及此蓋恐其間有所觸犯故爾昔唐仇士良嘗語同列曰人主愼勿使之讀書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踈斥矣今日之事殆亦類此乞命講官兼講通鑑綱目其中所載治亂興亡不得避諱仍取一部置于便殿萬幾之暇朝夕觀覽或時召儒臣與之從容

講解必欲見古之君德何爲而明何爲而暗政治何爲而得何爲而失羣臣何者爲賢良何者爲邪佞然後以其善者爲法惡者爲戒仍觀左右大臣孰可比古之賢良而當親孰可比古之邪佞而當黜如此則德無不脩政無不善臣無不良而天下治矣　二曰開言路　皇上嗣登大寳之初屢下求言之詔矣然給事中御史所陳之言事體不一其有當行者大臣以不便巳私託以他故妄奏不行或有施行亦不過苟應

故事致使言爲虛文事無實效言者見其然皆曰言既不行不如不言此言路所以不能常開者一也至有權奸在位於進言之人多方箝制或指爲輕薄或目爲狂妄或索其瑕疵凡有更張則曰變亂成法凡有薦舉則曰專擅選官凡有彈劾則曰排陷大臣或明加譴罰或陰爲中傷言者見其然皆曰非徒無益於國適足自禍其身此言路所以不能常開者二也乞勑所司凡言有當行者即爲之施行務臻實效不爲虛

文有言不當理者尤望宏天地之量寬斧鉞之
誅置之不問如此則言路常開事無壅蔽太平
可計日而待矣　三曰重大臣所謂大臣者非
才德純全心術正大寬平而識大體廉潔而不
顧已私者不足以當之是故未用之先當重其
選既用之後當重其人乞勑吏兵二部自今如
尚書侍郎都御史大理寺卿五府都督及在外
布政使按察使鎮守總兵等官有缺宜會同內
閣大臣六部都察院等諸司正官從公推舉各

薦所知較其優劣不限資格公舉既定然後本部具奏定奪其有薦舉不公許科道糾劾治以欺罔不忠之罪蓋選用文武官員固吏兵二部之事但大臣非群臣可比一非其人則爲害不淺是故一人所知不若衆知者廣一人所舉不若衆舉者公然選之既重待之尤不可不重近年以來大臣有犯公罪者輒繫累下獄褫衣受刑不數日尋復其任彼方爲群僚之表率使之何施面目以處人上乎要當視爲一體加以禮

貌其有小過置之不問若有大罪則或黜之爲
民或賜以自盡不可辱於市朝必元惡大姦然
後戮之無赦然此非爲其人惜也所以重朝廷
之名器也如此則爲大臣者必皆知所以自重
竭力效忠以酬千載之遇矣　四曰選良將近
年以來在京在外總兵者或以外戚至親或以
內官姻黨或以賄賂而得或以奔競而進率多
庸碌鄙夫麤鹵悍卒不識韜略罔知籌算在內
者訓練無法在外者守備無方責放軍士辦納

月錢差占軍丁應當私役致使士卒内怨夷狄
外侵皆由將不得人之所致也然選舉將官皆
由兵部今兵部尚書馬昂庸才下品素不知書
怙寵恃恩矜己傲物既無素定之策又無應變
之才方且妬賢嫉能張威作福邊方奏請者則
不問言之當否而妄行叅駁使巡撫等官不得
行其職出征報捷者則不審功之有無而妄奏
陞賞使冒報功次者得以售其奸至於總兵缺
官正當廣詢博訪豫求真才顧乃任情徇私苟

且搴旗者之熊羆之士猝有警急委任何人伏望先將馬昂黜退別選忠良以充是任俾兵部得人則總兵者皆得其人總兵得人則戰勝守固而　朝廷無四顧之憂矣　五曰保全內臣自古人君禁廷侍御未有不用內臣者內臣出入左右能勤謹順承奉迎意旨多爲人君之所親愛遂委以國政授以大權操舍與之詢謀刑賞任其憎愛致使壞亂大事幾敗國家然後治以重刑戮於市

朝遠覽趙高李輔國之徒近覩王振曹吉祥之輩皆始愛之而終殺之非所以爲保全之道也今之内臣有管軍者則私役軍丁管匠者則私役人匠放閒在外辦納月錢及其事跡發露未免治以重刑此不能保全之一也又有起造房屋置立田莊及無藉之徒投爲義男家人或總兵等官送與小厮伴當俱各懸帶匠人牌面出入内府在外則假借聲勢放肆百端虐害小民甚有不軌如曹欽者及其事跡發露未免治以

重刑此不能保全之二也其在京文武官員僧
道人等多與之交結甚有無耻大臣或行叩頭
之禮或有翁父之稱內臣因而囑託鬻獄賣官
擅作威福及其事跡發露未免治以重刑此不
能保全之三也伏望悉遵 太祖舊制今後內
臣不許在外管軍管匠亦不許置立田產房屋
其家人義男悉令所司究其來歷發回原籍當
差亦不許文武官員僧道人等與之私相交接
凡朝廷事無內外政無大小悉斷自 宸衷及

與館閣大臣討議不可使內臣得與其謀然此非欲疎之也正欲保全之耳至於奉侍左右亦惟擇謹厚者爲之厚其賞賚使之豐足有餘無復外望如此非惟天下覩清明之政蒙至治之澤而宦官亦享悠久之福無誅夷之患矣保全內臣之道豈有加於此哉淵字志默紹興之山陰人後復與同官王徽等疏論太監牛玉因極言內臣與政之害謫四川茂州判官

羅狀元倫以劾李文達外謫後文達薨倫召復

故官時有執政者死御史山陰薛至剛爲賦詩曰聞說先生早盖棺薤歌聲裏路人歎塡門客散恩何在負郭田多死亦安鹽井已無今日利冰山誰復舊時寒九原若遇南陽李爲道羅生已復官

成化間無錫楊璿巡撫荆襄恐流民爲變累已因爲危言以動　朝廷　詔遣大臣往察其變自巡按御史及藩臬守巡官皆附璿議遂遷發諸流民還其故土流民居楚地已生子及孫矣

官司迫遣上道時夏月酷熱民皆聚於舟中不能寢處氣相蒸鬱疫癘大作死者不可勝紀棄尸水道塞礙舟楫哀號之聲動天地時有作大明平荆襄碑以紀大臣之功者或曰此亦墮淚碑問其故曰羊祜以善政及民而民爲之泣今以虐政毒民而民亦爲之泣其墮淚雖同而情則異矣其後楊璿墜馬得疾死御史薛承學病疽死守巡官以下一時死者數人論者謂天實誅之也嗚呼重富貴而輕民命者盍亦知所

戒哉

成化十三年浙江鎮守太監李義廵按御史佀鍾各奏據紹興府山陰縣民夏瑄狀告稱今年二月二十五日酉時有本村楊廣兄弟令其家傭工夏全駕船來家邀瑄弟夏珪飲酒坐待於門忽見門外有鮮血如雨點射著夏全脚上及門壁不知所從來階下積血約高尺許時有十人走集看之俱被血濺汚衣既而楊廣等下船歸家血亦隨人直至水濵其人以蓑笠置船上

被雨衝濕亦有紅色如血次日但見船中有血凝定可斗餘人皆驚異時禮官覆奏以所在災異疊見請遣官祭禱嶽鎮海瀆諸神詔從之

臣冠私議曰血者陰屬也班史五行志謂之赤眚赤祥漢惠帝時雨血於宜陽劉向以爲諸呂用事之應京房易傳曰佞人祿功臣僇天雨血是後妖人王臣依附貂璫所至括索珍玩民間騷然諸以左道進者内侍梁方韋興方士李孜省髡徒繼曉等皆濫竊恩寵幸已而王臣敗梟首于

市孜省等亦相繼伏誅孰謂天道謎告之不豫
哉
成化二十年歲次甲辰九月乙酉朔越二十六
日庚戌　皇帝遣南京守備司禮監太監黃賜
致祭于東嶽上卿司命太元妙道冲虛聖祐眞
應眞君定錄右禁至道冲靜德祐妙應眞君三
官保命微妙冲慧仁祐神應眞君惟神清虛冲
澹秉正存忠靈妥三茅功施社稷朕自即位以
來二十年矣四海奠安萬方寧謐惟賴神之靈

既以致于斯今特諭祭神其不昧尚冀鑒之臣冠竊惟　皇祖酌古準今定爲祀典其山川稱號不過曰某山之神而已百年以來治定功成文日滋盛而山之稱號至於如此又以奠安社稷之功皆歸於神意者其時詞臣著作考據益精而萬劉諸公輒相參贊又別有道非愚儒所知也

尚書三原王公恕巡撫南畿特嘗以書抵東劉閣老其詞云某薰沐再拜太保尚書學士壽光

先生閣下辱賜詩獎與太過感愧無已僕豈好爲此哉誠以責任在己不得已也夫公孤任天下之責者也巡撫任一方之責者也任天下之責者天下之休戚不可以不言任一方之責者一方之休戚不可以不言公孤居　天子之左右於其事之初皆得而可否之可者將順之不可者救正之是以天下陰受其福而不知其功巡撫處千里之遠有所言非奏疏則不能達言非切直則不能盡其情是以逆耳而難入無益

於成敗得罪於左右者多矣當今天下一統如金甌之完無纖毫之缺誠能以仁義道德爲城郭以居之立綱紀法度爲甲兵以守之使人不得而窺瞰物不得而搏擊則斯器可以千萬世爲國家之所有若置之通衢之中無城郭以居之無甲兵以守之使人得窺瞰之物得搏擊之萬一有損不能無費大匠陶鎔之力矣近觀時政如置新器於通衢而不之顧也僕竊爲國家憂之是以言之至再至三既不見從又不得去

而徒爲爲是凜凜也聲名之有無豈暇計哉執事爲國家之元老居論道經邦之地苟以嘉謨嘉猷入而言之於內出而順之於外使國家置斯器於安固保斯器於無窮其功豈不偉哉保之之道無他惟在乎節用愛人進賢退不肖而已噫非執事不敢爲此言亦非執事不能容此言惟察其愚而恕之幸甚成化末年中外爭進奇玩以徼恩澤倖門大開爵賞猥濫又廣營寺觀帑藏虛竭內閣諸大臣無一言正救獨王公連

上疏諫諍壽光蓋作詩以譽公實則諷其言之太直欲使緘默與己同流不至於涇以渭濁耳公復以此書詞直氣昌略無畏沮之意其末云節用愛人進賢退不肖在當時尤膏肓之箴砭也

憲廟時德王之國欲迎養母妃疏請於　上詔報曰汝母即朕母朕養即汝養汝以一國養孰若朕以天下養王遂不敢復請一時中外傳誦無不稱歎蓋數言之間上不違　祖宗家法

中不失　天子之孝下不傷兄弟之情而其辭
溫厚簡當得王言之體可以爲萬世法矣
安成彭公（禮）巡撫南畿時命蘇郡立周夏二尚
書祠於胥門之西岸歲祀之周則文襄公（忱）夏
則忠靖公（原吉）後有人題詩於胥口之伍相廟
云周兕曾蠲百萬租二公遺愛在三吳鄉人近
日祠馮道爲問將軍合義無蓋指忠靖也（忠靖先仕建文朝故有馮道之目）殊不知三吳減額之議實由忠靖
發端周兕二公特收其成功耳以此而血食於

吳土固宜不暇論其他也吾蘇陸全卿爲御史時嘗親見戸部舊牘中減粮額事因是知皆本於忠靖云

濯纓亭筆記卷一

濯纓亭筆記卷二

長洲戴　冠　章甫

胡穆仲婺之永康人也至元中與弟汲仲並寓於杭穆仲嘗風雪高卧午不啓户道士黄松瀑憫其清苦言於眞人杜南谷南谷饋以酒米薪炭皆不受趙文敏嘗求汲仲撰羅司徒父墓銘贈遺甚厚汲仲曰吾不能爲宦官父作銘請辭時絶糧已一日矣予觀世有通顯而貪昧者不問人之賢愚但視其贈遺之厚則爲之作銘誄

表傳或慶賀贈送之文又有爲郡縣者欲貨取
津要而無從乃假求脩廟學碑或刻書序因以
納賄與者意在求人之庇已受者意在掩已之
苟得各自以爲有術也不知明者視之若掩耳
盜鈴何益哉聞汲仲之風亦少知愧矣
黄乾亨閩之莆田人成化乙未進士授行人與
給事中林榮俱奉使滿剌加渡海舟覆二使及
舟中之人咸溺焉凡海船必以小舸自隨下碇
登陸非此不可時有數人附舸隨流至一島衆

皆餓無所得食其中黠者相與扣石出火聚巖下枯翳爇之使烟浮於空並海邏戍望見之意其寇也來跡捕之問知其由因載以返初乾亨將行祈夢於九仙山神告曰飛龍亭下過方始問前程出海經一所忽見亭中扁飛龍二字行未遠而沒信知人之死生有定數也

武功伯天全先生徐公博學無所不通尤好相地每自神其術以爲郭景純復生按察副使馮士定父喪將卜葬求先生相地歷吳中諸山殆

徧罔有愜意者既而得一地葬之以爲最吉後
士定起復至京自投宗人府井中死吉安在乎
又武功之壻蔣廷貴將葬其祖發引之日覩賓
填門先生謂其地不吉遂不克葬復擇地踰時
而始葬曰此地必出魁元已而廷貴果中南畿
辛卯經魁戊戌進士人皆詫先生之術驗矣不
三年而廷貴以樂亭令卒於官遺腹一子曰壽
至十七而夭吉又安在乎大抵地理之說不可
謂盡無但吉凶禍福則豈必繫乎此昔羅大經

云郭璞謂本骸乘氣遺體受蔭夫人之生貧富貴賤禀賦已定豈冢中枯骨所能轉移乎如璞之說是上天之命反制於一杯之土也楊誠齋亦云郭璞精於風水宜妙選吉地以福其身利其子孫然璞不免刑戮子孫卒以衰微是其術已不驗於身矣後世方且誦其遺書而尊信之不已誤乎偉哉二公之論足以破世俗之惑矣

崑山張副使節之眇一目嘗遊虎丘寺見千眼觀音像戲題曰佛有千眼光明皎皎我有兩目

一目巳眇多者太多少者太少一時傳爲雅謔

成化閒巨璫黃賜丧母有詞臣衰絰持杖而哭焉以孝子自處爲言官所論予嘗讀史云北齊和士開毋丧附託者咸往奔哭富商丁鄒嚴與並爲義孝有一朝士號哭甚哀乃知古亦有是矣嗚呼義孝之士千載復見亦云異哉

天順閒瓊臺邢公宥守蘇時歲侵民饑公具疏聞於朝乞行賑貸都御史韓公雍時家居語之曰公必須報可而後行民巳爲溝中瘠矣且擅

發之罪不過收贖以數斛贖粱而活百萬生靈何憚而不爲哉語未畢邢公大悟即日發官廩以贍民所全活者甚衆嘗讀晉史外戚傳王藴爲吳興太守郡饑藴開倉贍恤主簿執諫請先表上待報藴曰百姓嗷然道路饑饉若表上須報何以救將死之命乎專輒之愆罪在太守且行仁義而敗無所恨也於是大振貸之賴藴全活者十七八焉後藴於大元九年卒追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太平之世人皆志於富貴位卑者所求益勞位高者所得愈廣然以利固位終不能保其所有故時人為之語曰知縣是掃箒太守是拚斗布政是叉口都將去京裏抖語雖粗鄙而切中時弊云

成化丁酉山西石州有男子曰桑冲美姿貌僞為婦人飾善刺繡烹飪出入人家女婦與同處者多為所汚至眞定一士人延冲於家其壻欲私焉夜往強擁之就搦其姦始露執送於縣訊

之具得其實械送京師磔於市時又有男子詐
爲宦者至閫中藩臬二司官皆伏謁宦者不爲
禮福守唐珣獨覺其僞私戒館人入内覘之數
日館人已熟察其狀乘間仆之地探其胯下則
男子也二司官初駭珣之所爲已而大懃服械
至京以嘗在中貴汪直門下釋不問二事近人
妖也

山陰吳璋與其縣丞趙某有怨誣以罪趙至死
究不得白璋有故外適歸途將暝就民舍求宿

入門見堂中有棺其銘旌曰山陰丞趙某之柩璋不覺灑淅毛竦行未及家死紹興太守洪楷性嚴酷司獄李姓者死於杖下一日楷入獄録囚則李柩在焉楷卒然見之驚惕遂疽發背死蓋二人之心皆有所歉故神魄不安而鬼氣乘之也

友石山人王翰三世仕元爲上千戸元亡死之臨命賦詩曰昔在潮陽我欲死宗嗣如絲我無子彼時我死作忠臣覆祀絶宗良可耻今年辟

書親到門丁男屋下三人存寸刃在手不顧惜一死了却君親恩若翰可謂善處死生之際矣常怪宋臣李芾守潭城將陷之日命帳下沈忠徧殺其家人而殺已嗚呼我食君祿當死君事家人之死生則委諸天而聽其自處可也芾忠則忠矣不亦忍哉君子處變當求其心合天理而無私耳不可爲過激之事傳曰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芾之謂矣

古人作隱語俗謂之謎往往見於傳記如絕妙

好辭獨眠孤館閑館塹屈敬當趨飲又如宣室志雞未肥酒未熟玄怪録車中猴門東草禾中走一日夫之類皆是也余嘗見筆匣銘曰箭去無前津水無波大匠失斤元或去戈亦可喜按古樂府云藁砧今何在山上更有山何當大刀頭破鏡飛上天列女傳臧文仲使齊齊拘之將興兵以襲魯文仲使人遺公書而謬其辭云歛小器投諸台食獵犬組羊裘琴之合甚思之臧我羊羊有母食我以同魚冠纓不足帶有餘公

不識召其毋識之此隱語之祖也

鳥之能言者多稱哥如鸜鵒曰鸜哥秦吉了曰了哥鸚鵡曰八哥俗呼兄爲哥意者人見鳥慧而愛之故有是稱耳蟲禽之善搏生者多稱虎如虦曰蠅虎鵁曰魚虎守宮曰蝎虎土附曰蝦虎鳰鸏剖葦食蟲曰蘆虎皆以其善食是物而有是名也

洪景盧謂宋玉高唐神女二賦皆發乎情止乎禮義得詩人風化之本盖其賦中有云褰余幬

而請御兮願盡心之惓惓懷貞亮之潔清兮卒與我乎相難頩薄怒以自持兮曾不可乎犯干又云歡情未接將辭而去遷延引身不可親附以爲神女雖見夢於襄王實未嘗及亂也殊不思神女與懷王交會已不免淫蕩之失矣復見於襄王謂之何哉以襄王視神女猶父之姬妾乃褰幬請御意在丞淫而神女止於薄怒以自持雖未及亂亦非貞亮矣玉固寓言然立意自不應爾朱子楚詞後語於二賦皆黜而不錄良

有以也景盧之見不亦謬乎

唐張籍在他鎮幕府鄆帥李師古以書幣辟之籍作節婦吟寄之曰君知妾有夫贈妾雙明珠感君纏綿意繫在紅羅襦妾家高樓連苑起良人執戟明光裏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擬同生死還君明珠雙淚垂何不相逢未嫁時夫以婦人而通贈遺已非遠嫌之道矣又不即時揮絕復繫之於近體之衣及還所贈又潸泣感戀若不能忘情者是其心不無外慕特畏厥夫而

勉強自抑耳爲節婦者固當爾耶蓋賓僚之於主帥道合則從不合則去有辟召者可往則往不可則止不當以婦人從一而終之義爲喻尤不當以情狀若此者爲節婦也唐世藩鎮跋扈競有辟署以植私黨藉雖知去就猶不敢顯拒强藩故命意牽合而詞氣卑弱如此

陸羽茶經論水云山水上江水次井水下山水取乳泉石池漫流者爲上江水取去人遠者井水取汲多者劉伯芻論水有七種以揚子中泠

爲第一惠山石泉爲第二虎丘石井爲第三李秀卿論水次第有二十種則以廬山康王谷泉爲第一張又新論水亦有七種則以峽州蝦蟇口石水爲第一愚謂諸公皆一時名人論水未知孰優然天下之大泉水之衆人所不見而未及試者多矣矧所云之水皆出於地者余獨補一說以俟好事君子千載之下必有撫掌失笑者矣蓋中冷諸水必生於其地者乃得嘗之惟天降之水隨在皆有而人盡可得如夏秋之月

則取荷葉圓翠者傾取其露味必芳洌漢武取仙掌露和玉屑飡之以求長生古有成説矣冬月值雪則以盆盎積之掃聚烹瀹亦是陶穀舊事夏月之雨恐有蛟龍腥濶之氣不可用常時值雨露則以瓷器承之亦可得水此皆陰陽二氣所化水從空下而未至於地者其清洌反不爲第一乎余之臆説未必出諸公之下顧論者偶未之及耳

晉竇滔被徙流沙其妻蘇蕙思之織錦爲廻文

詩八百餘字以寄滔宛轉回旋辭甚悽惋其末
云織成一本獻天子願放兒夫及早還唐會昌
中張揆爲邊將十年不歸其妻侯氏繡回文作
龜形詣闕以進曰揆離已是十年强對鏡那堪
更理粧聞鴈幾回脩尺素見霜先爲製衣裳開
箱疊練頻垂淚拂杵調砧欲斷腸繡作龜形獻
天子願教行客早還鄉二婦一以織一以繡而
其事與詞皆相類
春秋隱公元年春王正月左氏傳云王周正月

胡傳謂周人以建子爲歲首則冬十有一月是也引商書伊訓元祀十有二月史記秦紀元年冬十月爲證謂建子非春周人未嘗改月此書春王正月乃仲尼之筆朱子疑其未有明據云文定秖以商秦二事爲證以彼之博洽精勤所取猶止於此則無他可考必矣又曰文定謂魯史本書十一月孔子改作春正月某不敢信則朱子固未敢決以爲然也夫聖人作經之意固如化工之神妙難測亦未嘗不明白簡易而可

見也孔子作春秋以正王法首書春王正月以見周室一統而列國皆奉其正朔其實正月即寅月耳嘗考蔡氏書傳有曰三代雖正朔不同皆以寅月起數蓋朝覲會同頒歷授時則以正朔行事至於紀月之數則皆以寅爲首觀詩之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則周未嘗改月而四時之序亦未嘗亂也又嘗考七月之詩周公所作也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曰四月秀葽五月鳴蜩曰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未嘗不用夏正也

何孔子作春秋乃獨廢夏正而以春加於冬乎若曰豳風乃陳后稷公劉時事之詩以故猶仍舊正未足爲據則周頌臣工乃成王以後戒農官之詩也亦曰維莫之春朱傳曰斗柄建辰夏正之三月蔡氏於泰誓中辨之亦詳矣夫戒告農官王政之事也周家於政令之間既不改月數而順四時之序孔子作經安得遽以春加於冬而亂二百四十二年之時序乎其曰春秋天子之事者特謂其命德討罪賞善罰惡無位而

託南面之權耳非曰擅改當代之正朔也苟於
一經之首亦及他事遽以夏時冠周月豈聖人
尊君敬上爲下不倍之心哉且周統雖建子而
月數與時序不亂則夏正尚在若以夏時冠周
月而四序錯亂則併夏時之意俱亡矣聖人愛
禮存羊之意又豈若是乎又按經於莊公七年
書秋大水無麥苗麥乃四月成熟之穀八九月
方種今因大水故漂沒而無苗若以十一月爲
正月則五六七之三月爲秋矣五六七之三月

謂無稻苗則可謂無麥苗可乎此春秋用夏正之明驗也孟子曰七八月之間旱亦當是夏正之七八月不必作五六月盖南方五六月方種苗亦未大畏旱至七八月苗方長茂畏旱正其時矣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疑亦謂夏正之月盖言徒杠輿梁至此已成非方始造作也夏令亦云十月成梁此尤可證

弘治間京師有少婦出城一舍許歸寧父毋明日侵晨抱哺一兒騎而入城道遇一僧控其馬

令之下婦拔一釵與之巽釋已僧曰但欲汝下
不須物也婦知其意乃出懷中兒與之曰第持
此伺吾下僧方抱兒婦亟躍馬去不顧僧手裂
兒爲二婦行里許見行道數人駐馬謂之曰前
去一僧盜也行刼我賴馬壯得脫持我兒去汝
輩可救之當重賞汝我京中某家婦也衆前追
及之果見兒死道上僧方就水旁浣衣上血衆
執送官論死嗚呼憐愛兒者婦人之情也此婦
獨割其至愛以全節亦烈矣獨失其姓名爲可

恨耳

寒月有三人渡錢塘江覆舟溺水既而皆登陸一人忍寒至酒肆中食湯餅且飲酒獨無恙二人急入浴室中求浴越明日俱死蓋寒入腠理未深內食熱物故生外用熱湯沃之則逼寒氣入內故死此正與舊說三人霧中行者相類故錄以戒後人

濯纓亭筆記卷二

濯纓亭筆記卷三

長洲戴冠章甫

蘇長公書醉翁亭記眞蹟在紹興小兒醫方氏家後爲士人白麟摹寫贗本以售於人見者不能辨往往厚直市之或以一本獻工部侍郎王佑佑奇之自云家藏舊物以夸示翰林諸老方共啧啧歎賞學士王英最後至熟視之曰藝至此自書其名可矣何必假人哉衆愕然問其說英曰宋紙於明處望之無簾痕此紙有簾痕知

其非宋物也衆方歎服其博識

陳暹季昭爲南京刑部郎時見司務分俸錢獨少其人色頗不怡季昭戲贈一絶曰俸錢三百意如何日計雖廉歲計多内帑莫言成貫朽皇家消滴是恩波

容齋續筆記古錞于引周禮註疏云錞錞于也錞于之名出於漢之大予樂官又云南齊時什邠民以錞于獻益州刺史始興王鑑古禮器也周斛斯徵精三禮爲太常卿樂有錞于者近代

絶無此器或自蜀得之皆莫之識獨徵能識之遂依干寶周禮註以芒筒捋之其聲極振乃取以合樂焉以予觀之此乃古軍中節鼓之樂非常樂器也周禮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四金者錞鐲鐃鐸錞居其首曰以金錞和鼓是也鄭玄註鐲鐃鐸皆以爲在軍所用豈錞獨不然乎又按國語趙宣子曰大罪伐之小罪憚之是故備鐘鼓聲其罪也戰以錞于丁寧儆其民也則春秋時巳用於征伐與周禮之文合而觀之

知其爲軍中節鼓之樂無疑矣

杜宏字淵之河南臨潁人弘治庚戌進士爲阜城令時北方常有羣盜共謀殺人以誣人求賄北人謂之販苦惱子又曰打清水網杜令廉知其事會有數商人來邑中與人交易而鬬明日其徒一人死逆旅中令遣坊甲追捕頃之一人至庭牽二駿馬鞍勒皆飾以銀出符以示令指符中姓名曰張鑑即我張慶即令死者吾弟也我張都御史從子粥鹺淮上索逋直來此非令吾弟出外以黃金

易錢與人鬭而死耳令使人撿其槖有新衣數
事詰其餘貲安在曰吾所挾銀途中遇盜刦去
矣令笑曰爾詐也銀且被刦安得黃金獨存又
餘美衣駿馬耶其人辭窮色動欲逃令乃縶其
馬封其槖使卒守之適景州逸他盜邏者獲一
人自言我商也有同侶在阜城與人鬭而死我
避官府來此耳州吏移文至阜驗之令得之甚
喜乃移景州幷逮其人至嚴刑訊之盜皆具伏
曰某實殺人求賄者於某地殺某於某地又殺

其計凡殺九人今死者非吾弟也乃途中行丐者吾衣食之令飼馬復令其與人交易而鬬乃殺之耳令猶恐有遺情復再三訊之中一人楊傑始吐實曰初與交易者鬬乃傑也非死者也傑等五人於此夜殺飼馬者傑恐鬬者識我即逃往景州耳令乃具白巡撫大臣下屬郡冣盜所陳往事皆符合遂聞於　上內批爲首者凌遲處死爲從者斬梟首示衆仍著爲令遠近稱快後杜令以內艱去服闋補山陰召爲監察御

史

楚惠王吞蛭事甚謬夫進王膳而不精庖宰監食法固當死惠王誠不忍則宥之可也薄其罰可也何必自食以掩其失哉設令食之而致疾是爲煦煦之小仁而輕父母之遺體也自常人且不可矧國君乎疑本無此事特好事者爲之耳

唐太宗吞蝗其情雖若愛民然對臣下而爲之不過勉強以沽名耳此事當不出於誠不足爲

法也

荀晞殺其從母弟而哭之曰殺卿者兗州刺史哭弟者荀道將也晉史稱其仗法予謂晞忍人也夫王法固不可以貸人然亦當權恩義之輕重晞之弟罪果不可宥則繫而聞於上以待報可也如其事未至於大義滅親則委曲而從末減以全恩亦可也何必投節自臨斬之哉旣斬之又從而哭之此其僥倖好名之情狀著矣予病世之自好而急於功名者往往務爲矯激其

視親戚舊故或恝然無情乃以苟晞之類爲口實故不得不辯

書曰曲直作酸大抵木性有曲有直果實初生時其味皆酸久而成熟方甘美朱子乃曰今人以兩木相擦齒便覺酸此語殊未然

詩曰釃酒有藇又曰有酒湑我朱傳曰釃者或以筐或以草泲之而去其糟也禮所謂縮酌用茅是也又曰湑亦釃也按禮記云茅以共祭之苴亦以縮酒註曰苴藉也縮酒者束茅立之祭

前沃酒其上酒滲下若神飲之故曰縮觀此則與詩之釃湑義不同矣左傳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杜預亦註云束茅而灌之以酒爲縮酒

成化間牟俸爲江西按察使夜夢在舟中有虎身被三矢登舟而咆哮壓而寤意殊不樂明日以告僚佐有胡僉事者頗廉明知牟之行事多躁急乃曰公治獄得無有冤乎牟憮然曰吾有冤獄汝何不糾之胡唯唯而退旣而聞牟嘗斷

吉安一女子殺夫事有疑初女子許嫁一庠士女富而夫貧女家恒周給之其夫感激每告其同學友周彪彪家亦富嘗聞其女美而欲求婚後貧士親迎時彪與偕行誘謂之伴郎途中貧士遇盜殺死從行者驚散貧士之父疑女家疾其貧而殺之冀欲他適也遂訟于牟牟乗怒不察因按女有姦而謀殺其夫蓋惡其家之不義故被以汚名耳胡移文逮貧士之父問之具得其顛末但問女與何人姦則不得其主名使媼

驗其女又處子乃謂貧士之父曰爾子與誰交最密曰惟周彪耳胡沉思曰虎帶三矢而登舟非周彪乎牟之夢是矣越數日移檄下吉安取高材生脩郡志而周彪之名在焉既至觴之酒半獨召彪於後室屏去左右引其手歎而謂曰牟公廉知若事欲寘若于極典吾憐若才且勸牟公以獄既成不容反異若當吐實勿欺吾則相救耳彪錯愕戰慄即跪悉陳之胡錄其詞潛令人禽其同謀者具獄以白牟牟即日欲杖殺

虎胡止之曰須衆證以出其女然後殺之未晩也不然恐有異詞矣愧謝從之一郡稱胡爲神明焉

刑部郎中李璽成都人在京娶一妾極妬悍璽目忽不能見其妻若病盲然僚友聞而怪之共詰其家掘地得木人用針刺其目去之璽目復明鄉人顧參政天錫云爲刑部郎時亦曾鞫一事有千戶娶妾後與其妻如讐不欲相見妻族疑其妾之呪詛也訟于官天錫召千戶訊之千

戶亦不諱但云我亦不知何故見妻則仇惡之不欲視其面乃盛陳獄具以恐其妾妾辭不知曰恐是吾母所爲即引其母訊之母具吐實云在千戶家土炕及卧褥中令人發之果得小木人二枚相背用髮纏之裂其褥中置紙金銀錢面幕相背復有綵線及絲連絡其間不知何術也遂論寘於法而千戶與妻歡好如故

或問邵子之學如何予曰此非後學所敢妄議也雖然嘗竊論之夫以孔子之聖答子張十世

之問不過推既往之跡以驗諸將來爾邵子所論元會運世荒遠無稽與孔子之言異矣皇極經世書中如帝帝帝伯皇皇伯等其文法殊繆而於理亦未安如孟子之論王伯不過分爲二端簡絜明白爲學者易於體認爲治者易於取法若經世書之言則皇帝王霸紛紜交錯使人無所適從故邵子之學終不離乎術數雖不敢謂其不當學然不學可也

漁樵問答一書尤淺近無大議論

經世書言皇帝王伯以春夏秋冬分配予嘗讀漢書王莽傳莽下書曰三皇象春五帝象夏三王象秋五伯象冬邵子之言其本於此邪抑偶同邪

朱子於大學補致知格物一章後儒多疑之黄東發日抄載丞相董槐之說謂經本無闕文特錯簡有釐正未盡者爾經文自知止而后有定以下兩節及傳之四章聽訟吾猶人也至此謂知之至也正釋致知在格物不待他補其說甚

當惜朱子之不及見也蓋經文有三綱領八條目傳則次第以釋其義若本末云者則固寓於綱領條目中非在其外也而曷爲傳以釋之本末當釋終始獨可遺乎且朱子解物有本末曰明德爲本新民爲末則固指明德新民爲物矣格物以上明德之事齊家以上新民之事格物者格此明德新民中之條目也豈天下泛然雜然之物云哉補傳乃謂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天下若

此其大萬物若此其衆四方風氣之不同道里山川之限隔人固有終身不見不識之物矣安能一一皆格邪縱格之於身心何益於明德新民之事何與且格物與物有本末之物俱在經文一章之中今舍是而以天下之物爲言豈朱子偶忘之乎何其說之自相背戾也在宋如車玉峰王魯齋　本朝如王子充方希直盧正夫之論皆與董氏合此諸公豈無所見而云哉今録日抄所載董本如左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后則近道矣此謂知本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右傳之五章釋致知格物愚意知止以下是格明德之物而致其知子曰以下是格新民之物而致其知故上兩節各以此謂知本結之此謂知之至也一句是總上兩節之意言能如此方能知明德新民之至善也

大學之道明德新民止至善而已明德中之事

物固多新民中之事物尤多且如脩身則視聽言動或失其正愛憎好惡或陷於偏如平天下則老老幼幼推己及人理財用人好善惡惡其間節目皆多不可數能悉心講究則窮理之功不外此矣何必格天下之物邪是故雖聖如大舜不過明於庶物而已今必欲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幾何其不流於玩物喪志之歸乎嘗觀樊遲請學稼孔子答之則曰吾不如老農又曰焉用稼孟子論大人之事曰

勞心者治人亦不與小人並耕而食也夫天下養民之物其重且急孰有過於耕稼者哉然孔孟之論皆略焉以爲道之遠者大者不在是爾況他物哉朱子乃於大學始教欲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而格之無乃與孔孟之旨戾乎且天下之物各有主者如鍛者必知鐵之理琢者必知玉之理輿人必知造車之理匠人必知營室之理其他皆然可一問而知矣亦何待於格哉今曰即凡天下之物而格之誠後學所未諭也

顧天錫爲刑部郎中奉　璽書錄囚山西時大同天城衛劉千戶之子安娶于指揮之女有殊色出則人皆屬目焉安性豪蕩不撿一日與弟富從外醉歸其弟語安曰吾嫂與木工王文美通安聞之奮怒抵家見于熟睡即解佩刀截其首復至王所并取其首明旦詣巡按御史以二首獻巡按以委屬吏訊鞫終不明僅擬安以罪人已就拘執而擅殺者絞累經刑官審錄不决天錫至用意詢訪亦不得其實即草奏欲以疑

獄請讞又欲奏請駁行巡按御史再問其辭略云王文美于氏既非奸所捕獲亦非罪人巳就拘執止因兄弟乘醉之言一時戕害二命實爲非辜云云天錫巳具二稾意尚未定是夕三鼓夢一婦以髮蒙面於馬首稱冤遂驚寤毛髮竦竪至明召藩臬守巡官皆會即依後駁稾爲奏上之嗚呼觀此則治獄者其無以民命爲可忽以幽冥爲易欺而徇情上下其手哉

紹興一婦爲所私者殺其夫事覺婦雖不知情

准律當絞分巡僉事某惡其淫蕩而貽禍於夫遂坐以知情律獄成丹于市是後僉事所至夜輒有鬼隨而稱屈或拋擊磚石或寐中被其曳擲牀下乃問曰爾鬼何冤當明以告我空中忽語曰我某婦人也我罪止當絞爾何置我於極典邪僉事曰坐爾極典我實爲過然爾亦不過一死況我非私意殺爾爾何爲者叱之去後鬼乃不至嗟乎絞與極刑均之死也況此婦淫蕩以致死其夫可謂微賤如蟲鼠者矣然猶有靈

如此彼酷吏濫殺無辜獨無報耶

無錫華允昭常畜一鬼工象齒葫蘆大如龍眼中藏雜器數十事皆象齒所造微細不可數用黑角小盤一枚如當三錢大然後傾葫蘆中物於內則黑白分明盤上有字曰某年某月某人造字皆隱起其大僅如芝麻非少年明目之人不能讀中有浮圖一長如粒米亦有七級每級就上斲一環束之一水桶上有連環作鐵索狀每環圜轉相交如麻粒大其他如剪刀琵琶燭

臺鏡奩爐瓶之類悉如麻粒而規製儼然人玩
時鼻息稍麄則觸而飛起一象齒杖上刻鶴喙
凡物重疊不分則以此擿撥之韓非子言燕王
集巧士有自言能以棘刺之端造沐猴者今觀
此則此技信有之邪

蘇人諸役之害無如驛傳馬頭借債爲甚其始
自永樂間　文皇帝以北方民買馬當役艱難
暫令南方百姓代之三年而復故其後因循不
改至今百餘年南人非土著不諳馬性皆轉雇

土人代役馬死則爲之買以償官驛吏及代役者規買馬之利多盜減芻粟馬日羸餓死所費不訾於是稱貸以繼之山東諸處民之狡猾無賴者立劵取數倍之息先以賄結津要約追得所負則以其半奉之故貪墨者爭爲作書抵郡邑每縣動以萬數守令望風督責民破產以償無所控訴鄱陽賀公霖守郡時有都御史邊某者先下劄郡縣云子弟皆居家讀書務農並無出外經商放債者如有假托干擾所在官司即

捕執送京治罪既乃以手書取債令子姪賫詣有司其爲計亦狡矣賀公悉力與追民不勝捶楚如僞劵償之未幾賀公卒於郡而無子邉公亦竟以貪罷云夫居臺省者當興利除害以報國任專城者當奉公守法以惠民今也反之斯獲罪於天甚矣其及此也宜哉

弘治壬戌以後人帽頂皆平而圓如一小鏡靴履之首皆匾如鮎魚喙富家子弟無一不然云自京師倡始流布四方衣下襞積幾至膝上去領不

遠所在不約而同近服妖也

山東魯橋相傳有靈哥者乃老猴精也云能知人禍福及未來事弘治壬子予以歲貢上京與二友同往先有一婦人出迎問予三人出處蓋餂之也詭言今日大聖出遊不在方遣人迎之來矣須臾顧左右如有所言聞壁間索然有聲又有聲鵙鵙若鳴鼠然婦人自能辯其語云云其物蓋靈哥所役使婦使往迎之也已而靈哥來止室中牀上牀有帷帷外又設幕婦人先入

幕中坐若爲神所依者帷中忽作聲儼如老人聲欬其言無絕殊者亦不能知未來事不過甘言求祭耳及去時則空中隱隱如鴿鈴聲然蓋所傳靈異者皆妄言也史記言漢武致神君聞其言不見其人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居室帷中時晝言然常以夜因巫爲主人關飲食所欲言行下與靈哥之事絕相似傳云妖由人興謂此類也夫

漢武帝曰文成食馬肝死耳本草云馬肝石文

記註引論衡曰氣勃然而毒盛故食走馬肝殺
人儒林傳曰食肉無食馬肝不爲不知味顏監
註亦云馬肝有毒食之憙殺人今人皆云食馬
肝則生疔癰觀此則馬肝乃馬之肝臟明矣

濯纓亭筆記卷三